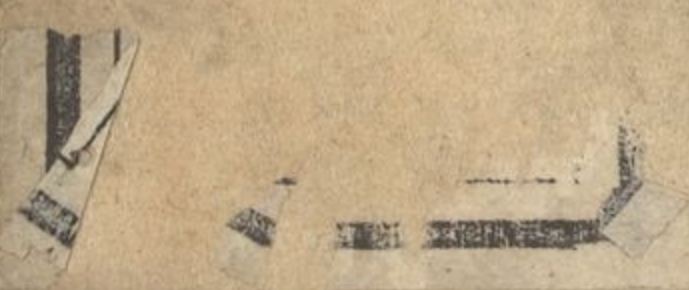


3

5428.9/414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2 1930

CHL 5428.4148₃



石山房文集卷三目錄

陳紫庵文集

真字介子文集

宋文隱文集

史淵序

禹頌序

新刊詩上長句唱序

石山房

蘿石山房文鈔卷三目錄

序

陳蝶庵文序

真寧令王君文序

宋又陟文序

史論序

禹廟序

新司馬子長廟垣序

又



贈春夫王孫序

贈馬君小序

記

新漢典屬國蘇子卿墓垣記

新西城門樓記

橫山記

華山遊至青柯坪記

書李將軍勝圖

傳

姜烈士傳

大司馬太保黃公傳

論
應制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墓誌銘

山西榆社知縣九十一翁慎庵吳公墓誌銘

衛孺人薛氏墓誌銘

蘿石山房文鈔卷三

東海左懋第次公著

維揚李 清映碧編

陳蝶庵文序 辛未

蝶庵名周政
辛未進士

人居處服食於斯世也。怡然安之。優遊戶牖米菽
間。如是以卒歲。已而遇名山大水。則耳目性情。愴
恍有異。失所懷來。余嘗入邑南海上之二勞。松柏
掩巘谷。層峰疊障。皆自樹巔出。風吹異香。接人鼻

息入得異境爲天門後者。山樹鬱雜。徑皆幽絕。過小石橋。造茅庵。一老道士出迓。煮黃精食客。坐間說其中道士羽化事。使人翛然有世外意。不必究其事果如何也。又有夾嶺河者。鳥道縣空際。杖策撥烟氣以行。兩涯皆山。其東涯爲水清駛。奔激如霹靂聲。遙見屋舍。鷄犬之音。皆非人世。舍後團室一區。柴爲扉。一道士坐其中。蓬首布衲。面有道德靜深之氣。人未至已自了了。入與坐。達姓名。輒復冥默。宛如阮步兵。孫登相對。皆也。其中異境多。皆

無記。游亦未盡。所憶止此耳。余嘗云。入二勞使人欲仙。入烟霞使人欲隱。烟霞。余邑東海山也。嗟乎。此遊今八九年矣。翱翔山中。驢背上。探袖內黃精嚼之。余不喜言幻妄事。於昔覺神仙去人不遠。甫出山。已復忘之。幾年來不復遊。亦無是想。辛未讀余友蝶庵所爲文。幽奇空渺。不作人世一語。復覺二勞山如在目前。非所謂愴慨有異者耶。人生斯世。所遇者。君臣父子師友之倫。所著者。文章事業之迹。任身所遭。皆吾實際。故神仙之說。儒者不言。

然使人斯世者皆具一翩然出世之意。則富貴功名之說不得而中之。其所謂實際者必可觀也。讀其文而使。我憶所忘。蝶庵益我矣。昔人於遊山水交友。讀書。欲相因而俱盡者。豈無說以處於此哉。

真寧令王君文序

王君名家
永淄川人

司馬子長之傳李將軍廣也。廣射及猛獸。非數十步內。度不中不發。得廣。廣卒射殺。虎騰傷廣。亦竟射殺之。嗚呼。廣之冒險數困敗。鮮不為人所笑。而子長為作傳。詳道其英鷄勁疾。坎落不遇。為之感慨。使讀者猶為之泣。蓋取其一逞必得之氣。使及猛獸。俱在其挾張翕注之間。而不以區區成敗。從而論之。此子長之史。所以為不可及也。

淄川王君之令真寧也。邑小。居民約二百餘家。賊攻之者數萬。令偕民守七日。而擊射之力盡。壁頽者三。垣鑿開者二十餘堀。城中人相泣。以爲瞬俱碎。而賊云。縣令出撫我。可不攻。君慨然欲出。城中人泣留之。君曰。城必碎。令必死。城碎而與城中人俱死。令出而免於攻。城中人可以不死。吾何惜一出。不以全一城。遂必出。城中人皆哭送之。君衣冠擁輿。以鳴金前導。自城門出。賊皆驚。出則矢賊渠。爲具文請於上官。道賊願撫之意。賊遂解圍去。城

免於攻。而留君不肯令出。已而賊無意撫。原欲求其敗失之弟。已聞其弟陣。皆爲兵所殺。遂固留君。君欲自殺。賊防之。君曰。令惟一死。汝不我死。惟出爲汝議撫。不苟生於此。君遂出。以身請罪於上官。歛。君可謂蹇匪躬者矣。當被圍。力盡。皆城中人相泣。以爲必死。令亦自信爲俱死。而適聞賊有求撫之語。君遂欲早一嘗之死。而幸賊萬一不攻。而全城中之人。且爲賊緩一嘗之攻。而增其備。身之死。君固知之。而賊之果撫與否。其所不暇計也。又暇

計身之選而不死。不死而且歸哉。虎豹當其前。先行者聳身而就。期劇其牙。以免後者之吞噬。豈知虎豹之避而不噬。此其一選必死之氣。不可以事後論矣。吁嗟王君。真所謂匪躬者歟。今有子長氏。必爲王合作傳無疑也。余初識君於旅次。見其人可任天下事。已聞真寧令。棄身以全城。則甚敬之。未幾又聞其全身而出。未嘗不歎精誠之至。水火不害。爲不誣。已而君寄其訟繆居藁十九首。問序於余。讀之。精堅短悍。有射石沒鏃之氣。余作而歎曰。以李將軍之射。而數爲所得。猛獸所傷。君之文如李將軍之射。而數上公車。不遇。君之以身出入危險。全孤城。又與李將軍射。射猛獸之氣同。皆可爲之感而悲。不可以成敗論也。

昔曰參以心而不可以及其心
入或謂全真地又後李欲軍
文以李深軍之機而地
曰以李深軍之機而地

宋又陟文序

丙子

余從事文章之事。而文章之原。與其所遞變。及夫
損益之數。皆可得而知也。六經既作。文事以彰。初
爲著述之文。其言發乎心之所欲。有以悅乎其心
而傳於後。如是而已。一變而爲策論辭賦之文。不
必其心之所欲。而迫於人之持此索我。以可見而
與以名。而我之所藏。適足以應其索。則將出而見
之。以求世之所以名我者。而文因以著。又變而爲
四書六經之文。其索我以可見而與以名。猶昔也。

而所以索者加精焉。以聖賢之理爲的。而俾我赴之。夫聖賢之理。我心之所欲也。發乎其所欲。而可以悅於心。卽可以獲乎名。而傳後世。則四書六經之文。以性命之藏。抒聖賢之蘊。而兼功名著述之事。自古以來。豈有精微純粹於斯文者哉。而其文之中。亦有變焉。訓詁之文。不可以久。性靈之文。以呼吸之氣。湊合名理。而不可得其實際。所存。惟以四書六經爲質。明其義。而化訓詁之迹。發揮性靈。而皆附麗於古聖賢之實際。而施之於用。可以實

致於言語政事。而浮靡虛氣。不得而入。此文之變。而至精微純粹之域。而有益於斯世者也。吾友宋又陟。以文章雄梁宋之間。與余兄大來同籍。又令杜陵。與余同吏秦。復同入秦。丙子之闈。而分較秦士。因與論文章之事。見又與余同。因出其編竹居筭。餘諸義示。披而讀之。食古文之氣。裁制神明。粲然而成。有所謂以性靈發聖賢之理。而得所附麗者。余作而曰。又陟。知今所立言者乎。周秦間以著述。漢唐宋以策論辭賦。其大槩。今以四書五經

之文。皆著乎精華之物。而各有所成。而可以悅我
之心。表裏聖賢。取世之名。而傳於世。惟今之文兼
焉。又陟所爲之文。遂能發乎心之所欲。而有以悅
其心如是。文之有益於心者也。而繇此施其文之
用。所益於世者。豈不可得而知也哉。

史論序

癸未

余與李君心水。同爲垣臣。其爲垣臣也。先余一年。
次譜齒。余亦先一年。夙夜公鵬行。及長安道上。馬
足互雁行。後先晤語爲多。心水善史學。衡量古今
人。輒著爲文章。歷歷然。余每與論事。讀其文。輒抵
掌快。心水亦以善史。故動引古昔。條奏上。天子多
所可。而亨弘羊。迺雨一語。適中刻薄人忌。罔奏。心
水謫外。居無何。天子鑒垣臣直。與召環。而刻薄人
先以賄敗。得罪。夫請劍請亨。諫官職也。見無禮於

君者。不擊不疾不稱職。心水正自盡其職。而人以
此知心水之論。人不爽。可與言史學也。癸未。余與
心水。當八月偕桐封之役。余適以察覈使。七月出。
心水以其澹寧齋集示余。曰。序之。余受而讀之。見
其違復古今。摘隱闡微。多出人意。而好惡一
出於正。遇奸雄事。奮筆作氣。斷斷然有請劍請亨
之思。一善。■。頰。若惟恐其不聲施後者。余又以此
知不能讀史。不可以為諫官也。千古史學本春秋。
而漢以來良史。推司馬子長莫與京。心水以春秋

之義事君。知無不言。而益讀良史。以堅朴其筆。而
助文章之氣。此集與諸奏議。竝傳天下後世。豈不
可信哉。

原集於李君心水未注明何名何地。然以序
內事迹考之。當即映碧先生也。案明史藁列
傳。李春芳。揚州興化人。五世孫清。字映
碧。崇禎四年進士。由寧波推官擢刑科給事。
中熊文燦撫張獻忠清論其失策。以久旱請
寬刑。忤旨。貶浙江按察司。照磨未赴。憂歸。起
吏科給事中。俄出封淮府。國變。得不與。福王
立。復命南京。進工科都給事中。請追諡開國
名臣。及武熹兩朝忠諫諸臣。於是李善長等
十四人。陸震等十四人。左光斗等九人。並得
諡。遷大理寺丞。南都失守。清方奉使祭南鎮。
復不與歸。而著書以終。以傳證序。一一符

合然則心水其別號歟茲節錄於右以見先生之秉幽貞急風義固不待觀於用心是集者而已可知其槩矣己未七月從曾孫仕可附注

禹廟序

癸酉

禹貢載壺口。而水不與禹爭。然猶有激盪震動之意焉。至禹門而制於兩峽。投其所適。行安矣。余壬申之冬。來知韓城。其地。秋九月。以至春二月。不雨。披志縣。東北六十里。有所謂禹門者。禹門之上。禹廟在焉。余穆然而思。神之至者。其精不息。物之大者。其氣必神。選禱之。天部衛公家其址。相與登禹門。以望兩峽。山巍聳千仞。從斷兩崖直下至底。斧鑿痕可指。黃河水出其間。折東南而下。蓋門也夫。

若有鬼神之事焉。昔二月廿七日。禱輒雨。三月初八日雨。十二日又雨。天部公揖余曰。禹之靈也。廟狹且圯。請新之。余穆然曰。禹之德在萬世。又庇吾民。食其福者不忘其本。此君子之言也。登禹門。不念禹。古人見舞大夏。則美之。而雒汭之思。伊何人哉。序之以佐其成。

新司馬子長廟垣序 丁丑春

先君子好史記。常手錄成帙。以教余小子。自七八歲。昔。即知漢有司馬子長者。十四歲。昔。授余小子。以古本史記三十卷。未甚解。然知重之。十八歲。昔。知好之矣。後讀至其自序曰。司馬氏入少梁。又少梁。更名曰夏陽。猶未知少梁夏陽為何地也。簡輿志。而知韓城在秦為夏陽。始知奕奕梁山之詩。考亭註所謂今之同州韓城縣。即司馬子長所家。又十一年。謁選人。為韓城令。見其薦紳先生於長安。

皆曰。余邑程嬰公孫杵臼蘇武司馬遷墓皆在焉。益心自喜得近古人迹。就道未至邑二十里。芝水之南古柏蔭谷。土人指其道旁西麓曰。漢太史令司馬子長之墓。至邑已而以羊豕拜其墓。瞻遺像。墓上有古柏。墓甃封有碣。或曰昔墓土開見柏根縣其棺。人甃封焉。吁嗟乎。司馬子長六經尙已。秦火之後。書散佚。雖有出者。各自為書。有志者雖欲考古今之迹。無所持循。間據二三。不可得其全。惟子長上紀軒轅。下至其昔。質本尙書。而增損予奪。

略仿孔子春秋之旨。錯綜則變化左氏。周秦以後。為古文宗。可以嗣六經。傳來世。豈不偉哉。唐韓退之者。讀子長書而變化出之。當昔謂其起八代衰。山斗之。而謂子長何如者耶。余每瞻拜其墓前。徘徊不能去。五年矣。其垣圯。相與同瞻拜者。議新。因為序。而披邑志有高門里。即子長自序所謂皆葬高門者也。高門去芝水不數里。益信夫。

簡輿志簡字疑當作檢。案近時書籍中凡為前明避諱字樣自宜槩為更正。此集原藁內。炤雜較簡繇等字。似因避諱而然。乃亦從省寫。按檢而熾鎮深常則直寫本字。至迺迺。

昔選等字並無忌諱反用古文其為鈔胥筆
誤抑各有取義今已難得其詳茲並依原文
摹刻以祈世之知者訂正焉更五此樂氣爽
己未十月從曾孫仕可附注涉如書餘中凡

又

古之至性人足以感動來世之讀其書者故選選
求其迹與其後人而韓無姓司馬求之五年而不
可得但因前有事於韓者東廣葉公名夢熊為給
守墓者地三畝又韓之濠濱張公名士益以地十
五畝前因上下等共權中地二十一畝七分免其
地中之賦余因韓之河濱賠賦為定賦仍其故按
稗史家有云隨清娛者司馬子長侍姬平原人年
十七歸子長子長名入京師畱清娛於同州已而

遷陷腐刑。發憤著書。未幾病卒。清娛聞之。悲憤而死。州人葬之。忘其名。後唐褚公遂良刺同州。清娛感夢於遂良。具言始卒。且云圖籍未載。世人莫有知者。以公爲文人。求志其墓。光揚幽懿。遂良爲之志。披同志無之。或爲修志家所刪。而稗史必非無據。然則清娛亦貞姬。而卽稗史所載。子長爲後世所欣慕如此。余令茲求其後人。五年而不得。亦獨何哉。

贈春夫王孫序 丙子秋

終南太乙。爲天地肺腑之區。氣之所蟠。以森以毓。其間名人淑媛。叔皮孟堅。婕妤大家。諸人自古以來。余以韓奕令。數過杜陵。識春夫王孫。詩所謂其人如玉者也。好讀書。及客。與客對。惟詩騷暨諸古文辭。語無雜。入其讀書之堂。書滿家。几上茗香。具楚楚。余心異之。王孫席敦睦。龐恩世爲將軍中尉。貴。又祿豐。余竊見天下諸王孫。才者或爲裘馬容。而稍旁溢。或廣土田。多從者。遑遑然。王孫何爲而

若是。讀其益壽紀事。所壽其母太安人者。而歎曰。王孫有母。王孫賢。又有是母。太安人歸奉國公。克佐佐。奉國公背而奉國之父母老。王孫四齡。凡終始。致於父母者。無不至。而教王孫就外傳讀。嗟乎。王孫賢。又讀書。其好書及客。豈偶然哉。觀其所紀太安人懿範。食飲言語間。纖微必紀。其紀者皆可爲母儀式。太安人大賢者。王孫亦孝子也。太安人六十矣。既壽且康。王孫稱觥而愈益其所學。以與太安人燕詒之意相將。行葦之詩曰。以引以翼。壽考惟祺。太安人有焉。王孫有焉。太安人韓姓。其兄弟行。太守一。水比部四。皆余兄弟同籍。知之詳。又感春夫之孝。而爲茲序。

贈馬君小序 辛未

馬君秦解
首名御輦

辛未季春。見翩然秀削者。鬚眉神骨。卓落以異。詢則同為陳明卿先生李曉湘先生門下士。女孩如也。心甚喜。又關中產先君子舊吏關中。則又喜。邑米脂。去先君子治榆林咫尺。余童子昔數從過米清間。山川城郭。人物官舍。胷臆猶自歷歷。因益樂說彼中事。刺刺不可休息。一日相與道其鄉之友馬君。得名字。則余所嘗聞。曰其王母成太夫人。大

賢者也。佐其王父以經術鐸三地。父非其出。閱斯殆過之。馬君兄弟。又早無恃。王母兼母氏。劬以及教命之。俾馬君以文章冕一。昔厥艱哉。今年且七十矣。余聞則又喜。余固樂道關中事。謂其中深厚。魏磊之氣。出閨門。珈笄間。結為令德大年。余能已乎哉。口之不已。孩如出袖一帙。使余記之。余謝不敏。孩如日記之。孩如名毓。初官參政。辛巳。盡節南陽。

新漢典屬國蘇子卿墓垣記 丁丑

漢武帝能用人。其中多光華奇銳瑰異之臣。然有蘇武。而司馬相如文章。衛青霍去病立功名。不能與竝論噫。節於人顧不大哉。子卿墓在韓城西北五里姚莊村梁山之麓。因有墓。名蘇山焉。邑有常祀。余為令。具羊豕拜其墓。麓多柏。枝咸南向。或曰武功亦有墓。韓人常與之爭。噫。君子之忠。草木且格。爭為之徵。而謂人心能棄之歟。相與拜者。孝廉楊王二君。暨諸生麓之下家者焉。墓稍前面東。有

祠。惟垣頽。感慨然欲新。余曰善。子卿使匈奴。如漢書所載十九年臥起杖漢節。久遂成選事。茲役也。一土一石。而皆有以觸人心之忠。豈不善哉。始乙亥春。至丁丑春垣成。余選落其八十老人為余言。童昔記古墓在今墓下。烈風雨墓開。日出。此地常有雲氣。土人異之。就眎見白骨。有碣。為漢蘇子卿墓。土人遷之上。甄封墓。立祠焉。祠頽。戴令名章甫新之。問其碣。則封墓中。守祠僧性福。有蘇山地八畝。戴令又為山下置地一畝八分四釐。皆免其租。余均賦。仍其故。戴令銅梁人。自有碑記其新祠事。而垣之成也。丁丑春余記之。

新西城門樓記

癸酉秋

崇禎五年壬申冬十有一月。懋第爲韓城令。大雅中溥彼韓者如見焉。登其城。東帶河。南望華山。北望大禹導河積石所至。西望之。土人指巍岬者象山。又南梁山也。詩所謂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者耶。癸酉春三月。薦紳先生請新其門。經費一出。選議所就。民不知。亦不勞令。秋八月成。樓屹如。余慨然而歎曰。歛韓之民。當禹鑿大山出黃河水。民履俸道。厥後韓侯治茲。頌韓奕之詩。衿佩風流。想見其

人樂只君子也。後數千百年間。登斯門者。吏不一。民苦樂萬狀。數年間。寇蹂躪。民大可懷。會余來。望禹甸。思三代大夫士。與漢循吏。所以治其民者。而不得。門暨樓成。父老請更名。因以望甸名焉。

橫山記 丁丑夏

海內之山。余所知者。名橫山者。有七。韓其一。韓之橫山。高而石奇如砌。樹多柏。有泉。雖旱不涸。巔祀上帝。相傳以爲禱則雨。故旱則吏民選選走橫山。余至韓五年。四年旱。禱橫山者六。皆應。或至巔雨。或下卽雨。或三日五日雨。無過十日者。余異之。見其壁垣圯。欲新。恐勤民。而山之下數里。爲竹園村。余每以禱歸。吳慎庵先生者。輒止余於其廬。食余蔬。而言易。其子雲柏。孝廉君。共焉。言橫山則先生讀

書地也。孝廉曰。余偕土人新之。再至橫山。壁垣立。余因思海內之爲橫山者。峙於燕吳南粵桂林之間。各據其勝。而秦之積石禹門太華太白崆峒諸山。爲八極構始。茲橫山亦峙於其間。而又以致雨名。山亦幸矣哉。或曰數十年以選。山故有道士郝姓。卽韓之土門人。坐山洞中。後相傳爲羽化去。又曰其遺書藏石碑下。曾爲人獲。效之。猶能致雨。余捫石瞰之。古仙洞及石碑藏書穴皆在焉。嗚呼。此又異矣。

看其斷續處起煞處一篇短記有禹門萬丈黃

河九曲之勢

衛祥趾

華山遊至青柯坪記

己卯冬

余遊山水少記。又不好遊。卽爲詩。得句姑置。或數日後成之。至以年計。或竟置。記猶是壬戌。勞山遊。辛未。作陳蝶庵文序。始憶勞山。綴其中。華山遊三詩。成十日後。或曰。佳山水。好句。人或忘。可惜。余曰。山水至處。關吾神明。如經耳目。輒可忘。必非至物。句得旋棄者亦然。然感其言。思華山。余令秦。見華山。有望嶽詩。登灝靈宮之危閣。見一笏插天拔地而起者。三峰也。心越其巔。問羽流以遊。曰。青柯坪。

一日爾三峰須十日。吏不可以十日遊。一日又非
余志。迺已。遂返其下者五年。未嘗不眺而踟躕也。
丁丑將去秦。迺自潼谷。約李將軍效巖。諸生和子
新。屈肅卿同焉。昔十月八日。自嶽廟。觀青牛樹。及
古柏松森然出。西南行。至雲臺觀。庭有老柏。施
於上者似蘿。羽流曰。凌霄花也。西。焦仙祠。志所謂
焦道廣。乘一物如麟。進而不返者也。又南十里許。
玉泉院。有陳希夷祠。憩山蓀亭。道士示希夷臥處。
余曰。未入山。希夷焉臥此。五里關而南。爲桃林坪。

聚仙坪。皆無可憶。惟東崖峻絕。石磴弗許容趾。鐵
繩繩掛。仰而直上。問之。周二氏庵也。女道士老。創
此居之。過此爲白帝宮。又南。莎蘿坪。有莎蘿樹。因
名。羽流曰。山止此本。今歲入西山。臥佛寺。樹似此
者數本。大倍之。亦未爲異也。坪東有大小上方。昔
心期三峰。不暇問。又南。五嶽宮。望蹬雲庵。招立士
周葵陽語。返白帝宮。望西絕巘。大石如靈芝然。次
早復過蹬雲庵。緣以鐵鎖。但不如二氏庵峻絕。余
曰。千尺撞。百尺峽。類此乎。羽流曰。類。但遠耳。余曰。

試之。短衣結屨。手蟻然。足縮縮然。登矣。與玄士談養生。茶罷下。自是易三峰矣。又二里爲白鹿川。東崖絕壁。石似洞門者。有石仙人。過此。步須杖。爲十八盤地。始微雪。鳥道紆迴百折。且憩且行。盤蓋不止十八也。至見泉崖。泉聲響雜。渡泉而上。爲青柯坪。自入山。兩崖峻削。路左右讓澗。澗聲隨石。橫夷大小。目所見。足所及。無非石者。石質潔澀。受履不滑。但少樹。至此稍爽塏。林木蓊然。西望爲北斗坪。爲毛女隱處。西南鳳凰山。以形名。南爲西峰。三峰

之一也。東縣崖。泉流石痕。皆深尺許。坪多佳木。有木蘭花。羽流云。花玉藍色。開昔香滿山。繇救苦庵。循東壁而南。掃雪爲登峰計。樵者曰。上雪甚。不聽也。南約三里許。雪益深。掃猶沒脛。石勒回心字。余益勵。曰。余豈於此回哉。仰眎壁仄。小石徑二丈許。過此爲千尺撞。然壁障不可見。徑狹冰結。人試之。足滑欲墮。不獲已。迺廢然返。至西峰足。觀凍瀑布。如縣玉虹。仰瞻峰巔。如在天際。恨攀躋之無從。令人不得不羨衛叔卿韓衆諸人矣。北入太華書院。

去苔讀遊山詩。宿寥陽洞。與諸君歎曰。自入秦。不肯以青柯坪了此遊。遲至今。竟以是返乎。子新曰。青柯坪以下。尚可遊。羽流所云一日。輿來卽返耳。因思不得於三峰者。且快之。青柯坪而下。次晨出洞。登太虛庵。徑似蹬雲也。坐庵南隙處。望西峰水簾洞。羽流云。有見車幢鶴鹿自中出者。近幻。然雲氣遑遑出。下至見泉崖。泉自西峰凍瀑下伏流。至是。泉始見也。坐崖側。聽泉亂出石罅中。呶啞繁曲。崖端有文太青先生鳳笙鶴管字。以聲名也。敲冰

煮茶。采崖下藥。芳烈襲人。下復至白鹿川。望白雲峰。遙見白鹿龕。傳爲白鹿仙人煉地。人無至者。下莎蘿坪。詳觀大上方。縣崖疊嶂。俱作斧劈形。三峰餘氣凝結。其奇峭。非青柯坪而下諸山所敢望。小上方。其麓底一支耳。坪西爲毛女峰。過大石謂天塹者而東。爲希夷峽。旁有大石嘉樹。石室狹長。北向。傳希夷蛻骨。故貯其中。羽流有見者。云骨如銅。今葬石室外云。峽東偏爲潭峪。下至張超峪。卽公超能爲五里霧者。羽流指點霧市羊城。日已暝。月

色照人。山在月中。蒼茫寂歷。行至石坂峪。復聞泉聲。有大石二。偕諸君子坐其上。二羽流跣趺從云。華山石皆白色。惟茲峪二石。色獨青。過季道士龕。石龕大五六間。如屋。渡澗而西。聽泉不忍去。坐危石。效巖所攜鼓吹。作笙笛。下與泉聲雜。爾昔覺王子晉緱山月下。去人不遠也。昔夜半矣。諸地皆入山。歷者入肯。方向三峰。約略而過。歸以不得三峰焉。槃礴及此。始知鹵莽入山。與倉皇而出。前者羽流一日青柯坪。十日三峰之說。雖未爲知山。可謂

知吏之於山也。至謝家臺宿。出山矣。十一日復繇玉泉至朝陽洞。觀古藤。藤大幾兩抱。施一銀杏樹。樹抱倍藤。皆千年物。返至灝靈宮。歸斯遊。入山先一日。及出山。皆大風。山中三日。無風。山下無雪。十八盤以上大雪。而冰雪阻三峰。未知何日踐蓮花之約。則大憾也。今三年矣。己卯十一月。以使至竟。憩公署。數日暇。臥思華山。性情所至。一一從胷臆得而記之。不能憶者。或其所不必記。則余所云經耳目而輒忘者矣。

千尺撞原本作嶮案元人華山三記作千尺
 撞明人太華山記作千尺峽入華山記則作
 千尺嶮說鈴所載登華記又作千尺壞蓋各
 以鄉音擬譯致多異同要其是非亦難辨也
 但華山三記有夾注云撞直絳切自下突上
 之義案字書嶮山無草木也撞突也似從撞
 於義為長謹依明人陳以忠華山遊記改書
 其百尺峽一作硤又作撞青柯坪一作平張
 超峪一作谷以未見注解竝仍其舊庚申二
 月從會孫仕可附注

書李將軍勝圖

甲戌

將軍以守戎防寇駐韓城

崇禎六年十有二月。黃河冰堅。賊擾鄉寧。無食。夜
 踏冰繇船窩渡。任家嶺者千人。任家嶺。韓城地也。
 李將軍先遣裨將以百騎馳射賊。賊亦還射。傷相
 當。將軍親以三百騎選射之。賊大傷走。余皆騎選
 勞軍。望黑旄頭立山巔。兵還高崖。向河而陣。至則
 偕將軍地上坐虎皮茵與語。崖下。卽將軍射賊處
 也。七年二月。賊迺踏冰繇老雞坡渡。道河清川以

南。老雞坡。河清川。皆宜川地。與韓界也。將軍恨之。余亦恐宜雜間。飢民附賊。多且難制。將軍以健兒五百。持十日糧。日夜行百二十里。至澄城界。牛角相李。得賊所在。戰。斬百六十級而還。奪其掠婦女五十餘人。各歸其家。牛馬百。以饗士。余甚壯之。將軍名英。榆林衛人。

姜烈士傳

姜正芳。萊陽人。居縣西北五里許。少有力。能弓矢。及劍。值海上備倭。應登州壯士募。欲殺賊立功名。後事已。罷歸農。軀長健。勇而朴誠。好解人鬪。有兄弟十年訟者。合之無異辭。又知書。昔講說古今成敗事。髯眉爲動。年六十矣。際董大成爲亂。大成亦萊陽人。恃勇力。敗蕩家產。多結納惡少年。釀錢主會妖賊。李姓者。不知何地人。能使術物。煽齊民。成陰受約。與爲從。有招遠許湯者。殺催租隸。先期聚

徒據腰山畔。成疑不自定。遂出城。散其徒。四野掠百姓。驅為盜。三日。得三千人。聚縣西劉家莊。待與俱東。去芳居西南一里。成率數十騎至其家。芳不避。為開陳大難。不易發。當早寢。不應。反迫與俱。芳度其黨已發。不可說。又徒死無益。佯應曰諾。因至賊處。給賊曰。汝事舉三餘日矣。官兵得無知者。三千人而抱頭聚。兵至何以應。成曰。柰何。芳教以分為五處。相隔皆里許。變可相聞。賊從之。信以為輔己也。日暮。賊分為五。如芳言。北者近芳居。賊腹心

居中處。昔十一月二十三日。夜晦不見人。芳喜。潛至東南西三處。皆語曰。官兵至矣。吾儕皆良人。今無死所。如聞戰鬪聲。宜各自為計。人皆掠者。惶迫不知所以。芳因至中處。語曰。官兵已至我村後矣。宜力敵勿怠。大成及諸腹心。鹵駭不知兵。皆懼。強曰。諾。芳又至北。近其居者。語曰。官兵自南來。汝等宜大呼。以示人眾。至則挺擊之。必退矣。亦應曰。諾。因大呼。賊居中者。謂兵至。亦大呼。引人北向。皆以為官兵也。挺相接。東西南三處。聞呼聲。又聞戰鬪

聲大恐。皆大呼。盡逃去。賊戰者。聞呼聲。愈亂。逮識聲。始知爲芳計。而成已馳騎。偕其從董平遁東阜。賊覓之。告以芳計。怒甚。呼芳。芳遂迎之。塗曰。我爲汝練兵耳。成曰。汝亂吾兵。何練爲。芳曰。汝新集兵。不可以戰。試恐以官兵亂矣。今逃去大半。欲圖事。須入與吾謀。因延成至其家。成見人多逃。懼甚。其人徒有力。殊駭。遂信之。不聽眾賊言。眾賊亦因人逃。搖亂無定見。芳欲堅其入。曰。兵未散者尙五六百人。可駐我門前。但腹心入與謀。成遂率其腹心

六七人。與入芳家。芳爲設坐。具燈火。笑曰。俱飢矣。我具食。芳三子。長別居。次渭經。抱布質。次渭明。嫁花木草竹以生。昔長子之子春在焉。芳出。屬經眎前門。明眎後門。矯賊令。勿使一人入。屬其孫隨之。孫問所以。芳曰。賊入我殼矣。待就食。我從旁斫董賊死。我雖老。尙健。可敵三四人。魁死。餘鳥獸散。不足畏。卽不幸爲賊殺。舉家以性命殉。兒作良百姓。以殺賊死。愈於以作賊死。吾志決矣。汝勿語諸婦人。但促具食。芳因酌酒董賊前。又遍酌諸腹心。以

麥湯飼之。成及諸腹心皆就食。惟一賊魯東明者。不食。持鐵杖立成旁。目芳。芳疑之。因思曰。過此瞬。恐無及。吾當并斫之耳。因出衣下所藏刀。斫大成。未及。東明格之。錚有聲。呼曰。老賊膽至此。大成驚。拔佩刀起迎之。諸賊皆舍食起。拔刀呼。芳持刀走出門。呼曰。馬何在。見賊馬聳乘之。大呼曰。人逆我死矣。眾賊皆出。呼曰。圍老姜。勿令走。門前諸賊圍之數匝。芳力斫殺三四人。馳數十步。羣矛環刺。遂墜馬被縛。賊迺入收其家。當堂中亂。婦女多走。昔

賊約不掠婦女。多混鄰居獲免。其長孫亦走免。惟渭經渭明被執。幼孫三人。亂殺死。盡焚其廬舍。大成以兵環芳。竝其子。罵曰。汝何爲計殺我。芳曰。殺汝不中命也。但早死耳。賊怒罵曰。何易求死。命取冷水澆三人。又羣以矛刺之。體無寸膚完。將死終無餒辭。遂剖腹剖心臟。罵不止。芳旣死。賊眾漸次集。又遣人分掠得千人。二十四日攻萊陽縣城。二十五日。又攻城。後遂益賊至五千人。圍城。焚城外關。十二月初一日。登州官兵與戰。賊敗走。追殺平

之。董大成走出蒙陰縣。典史王擒殺之。典史山海關人。昔崇禎二年己巳。賊五千人圍城。賊不贊曰。董賊之變。余昔爲諸生。聞有賊。士民皆登城。賊方駐西阜外。久不來攻城。至夜。聞眾呼聲。城者皆相顧愕曰。賊其有恐乎。不知芳之爲也。芳以野處老民。未霑大官斗米。衣冠多未與爲伍。而散賊殺賊。以必死謀賊。何烈也。韓退之爲張中丞傳後敘。其論張許曰。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余謂萊陽門未及土。賊乘新集之勢。卒薄城下。事未可知。夜散之。殺其勢。緩其攻。以益城中一日之備。萊陽不亡。不可謂非芳功。事固小大縣殊。退之言益信夫。余嘗拜其墓。見三墳。爲之流涕。因過其門。廬舍皆燼。孫十四人。賊殺其三。餘者皆垢敝。妻王姓。年六十餘。依牆結茅居之。匹夫之節。不亦悲乎。

此以似馬登勇曷異哉。余讀史及登勇之事。意其人勇者也。亦智蓋緩之宵旦賊謀且成賊勢。

固卽我之後起者難爲功此所謂機也雖力有不足乎其始撓之庶亦不以其甚難遺後人彼以十人計紓太平之難與夫正芳以一身二子緩萊陽之攻皆非不知力有所不足不免遇害者也然且爲之然則機之所在士大夫以顧惜身家之意而坐失之其不如田夫衛卒也豈不甚矣

楊維節

語有之知死必勇非死者勇也勇者死當姜正芳計思散賊取事又欲刺賊及腹心勢不過殺然士大夫知決擇或有不及正芳獨伸其氣粉身不回死而累妻子心以不悔豈所謂田橫之客之人耶義者也

宋文玉

大司馬太保黃公傳

黃公諱嘉善。字惟尙。卽墨人。生而端重。持大體。不苟爲屑屑。先世業農。至高平始大。公其親兄弟子也。菽粟如故。無門第容。常語其弟曰。吾父以布衣遊。期我以亢宗。何以稱之。此讀書見義耳。人思振於家。吾務其裨於國也。神宗四年。貢於鄉。五年。成進士。分符葉縣。葉。故昆陽也。多豪。豪虐吾民。不得志於有司。則意爲長短。莅斯土者。患之。公至曰。長民者而豪是遜乎。翦其尤以勵俗。政成而豪憾焉。

卒厄公清華。丞於蘇。以艱去。再丞於平陽。公有定力。持廉隅。莅事不嚴而肅。法當人心。一郡戴之。事丞如太府。上有不決。不之守而之丞。知丞鎮靜不擾。可當大事也。公守大同。會撫臣議汰羸兵。兵盡甲。鼓而出。官民惶無措。公單騎入軍。曰。是何為者。耶。小不便猶可商。顧以身為戲乎。諭以義。眾素信服公。皆羅拜去。明日。取首事一人。誅之。遂定。直指聞之。曰。向謂邊郡股肱。非是人不可信。然矣。既而備兵左衛。西虜潛師牧馬。以萬騎。將伺我。而玩我。

而掠我。而侵我。而逞志於我。公偵知焉。而勞來焉。而優問焉。而鄭重焉。而風示焉。遣將致牲畜酒食。而諭焉。曰。帳下遠來。天子之關吏。無所效命。慮爾獸人之不給。芻糧之不備。敢以饗士餘。為下軍羞。虜知公之不可犯也。宵而遁。當是昔。公坐皋比。不言而威望四訖。人以為魏尚復巡雲中也。會上命參政陝西。撫按慮公去。邊患復作。拜疏特畱。從之。寧夏重鎮也。哮亂後。勢益危。撫斯土者。率一二歲去來如傳舍。計無从遠。惟苟安目前耳。朝廷思持。

重堪久任者。無如公。宣敕屬公。人多為公危。而公受命自如。公曰。治病者。使中氣足。故外邪不入也。藝樹者。使根本固。故枝幹扶疏也。無倖事。無急功。持己有餘者。氣無不舉耳。又曰。捷獲者多不足。而見大者為有餘。天子之禦四夷。使就戎索而已。為天子守封疆。使畏聲教而已。迺簡將帥。迺數軍實。迺厚儲蓄。迺繕城郭。迺審要害。迺築敵樓。迺置臨河堡。迺備戍守。安定固。剽掠息矣。身恤士卒。歲聚鰥寡。孤獨廢疾。而賑濟之。整飭學宮。進多士。而燕

樂之。衷武略於雍容。曰。吾端其本以勝之耳。公自剖郡大同。習邊務久。識為深。養既定矣。故撫寧夏十年。烽火不警。塞下仰公威望。若神明。然非盡形制勢禁也。而聲靈著也。公督三邊。防秋。花馬池。虜薄城下。且十萬。請賞。公登城面諭曰。吾富有金粟。自不難以賜天子之外臣。顧爾屯兵城下。賞之義。自我乎。自爾乎。爾試度之。我顧可要耶。請以我之偏師。當爾十萬。勿待朝食矣。虜懼而解去。公知虜不得志。必思再入。令三鎮蓄銳待之。果長驅來。擊之。

果大捷。斬級千二百。以報天子。蓋公之禦虜也。德而懷之。威而攝之。義而正之。信而服之。來而縻之。畜而遠之。畔而討之。服而舍之。勿使犯順爲天子憂耳。天子方召公屬戎政。而公以邊疆二十年。引疾乞歸。天子念公勞苦。許之。三年。廷推大司馬。辭不就。撫順失守。急召公。而起。慷慨就任。條上切要。及戰守機宜。迺調取鎮兵。持重。慎重簡。期厚集焉。項臂合矣。迺發廟議。欲疾也。公持不可。以公爲稽天。不聽公。未幾敗書聞。復議召募。公曰。市而驅之乎。則調浙兵。曰水而陸之乎。議者不合。卒爲公咎也。嗟乎。公自寧夏授事。九承錫命。懋公績。爵秩加焉。追褒四世。延及後嗣者。恩六至。偉矣哉。公持紀邊陲。二十餘載。入樞府。兩受顧命。當三朝。送選定策。皆遼事。倥偬朝計。兵暮籌餉。勞矣哉。而無如欲速者之紛紛也。故公卒以鬱疾乞休。公爲人處厚。在鄉黨。不挾貴。藍縷而前者。登上座。具盤飧。歡若平生。旣去。必周其不足。而身崇儉朴。衣布食蔬。子弟著華服。則斥之。仲弟早卒。撫其子如己。

子爲蒙師置室養親。知稱貸者不受券。或受焉。終焚之也。家居端坐寡言笑。嘗以國事憂。每聞邊警。長歎不置。曰。諸君子務努力報國。徒以門戶爭論。誣封疆耳。旣而曰。吾不能排衆議。至使躁嘗者失元氣。是亦負國也。終憂國死。當病革。肯不語者彌月矣。仲子宗瑗爲刑部郎。告歸。公知瑗至。呼入問朝政。終日啓以後事。不答。遂卒。贈太保。賜祭葬。又加壇焉。朝廷所不忘也。

贊曰。先侍御與太保公鄉薦同年。嘗爲余言。公身

可五尺。長髯萬步。坐必端。立必直。其氣宇涵萬物而不滓。固偉然重器哉。嘗策遼事。衆論躁進。公曰。國家元氣。可嘗試乎。豈不卓然灼見。議者非之。至楊忠烈亦不見察。亦其氣節重而失之訏謨者哉。案此傳。余家舊無存藁。近得自黃氏陞寄。因集中。此體殊少。故竝錄入。以質世之存者。姪司鐸謹識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人主。天地之樞也。其治天下也。亦以天地之治治之。夫天地剛柔摩盪。而陰陽動靜。生於其間。萬物之所從出也。天棲空虛澹漠之中。而有日月風露雨雪霜雹之用。以下及於地。而徧達於萬物。天地之間。若虛而實者。氣而已矣。故日月。吾知其所。所以照臨萬物也。風。吾知其所。所以動萬物也。雨露。吾知其所以潤澤萬物也。霜雪雹。吾知其所以裁萬物之過盛。而予以節也。隱隱絃絃。而謂之雷者。何。日

月風雨露雪霜雹。皆以形親萬物。或遇之忻然悅。或遇之愴然戚。而處無形之內者。使萬物不知其所從來。而空虛澹漠中。有聲出焉。於是天下之物。莫不聽其聲而忘其所爲。悅與戚而一出於懼。懼者。精神生動之徵。所以振羣物之戚戚。而返於悅之道也。雷者。天地之以氣感萬物而已矣。吾讀易之言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而始知聖人治天下。一以天地之治治也。雖然。此咸彖之辭也。其上爲兌。其下爲艮。兌澤也。艮

山也。山上有澤。所謂山澤通氣也。安知其爲雷。而以爲感天下之本哉。吾卽以咸知之。乾父也。坤母也。震其長男也。艮其少男也。巽其長女。兌其少女也。父母於子。無所不憐愛。男之長者。有義方之訓。於少男。則提攜之已耳。女子長者。有非儀之防。於少女。則益復啣嗅已耳。非有所私情。一而用異也。是故震當其長。而首得乾坤鼓舞之用。兌與艮各有稱弱未成。進退未能自主之幾。而又合爲一卦。譬之稚兒弱女。啼笑於父母之前。未有不豫悅生

於自然。而忘其嗔怒者也。故乾坤遇兌艮之卦。而藏鼓舞於不用。惟以幾微之生意。與之相感發而已。故曰。咸感也。震之變用。而乾坤之豫悅皆也。然以爲合於聖人之感天下者何。天下之人。飢飽寒燠。惟吾君所與。煢然立無恃賴之地以待之。不能得則亦相與淒涼愁苦於窮巷斷葦中。而不復有所自立。則君爲大父母。而天下之人。皆其少男女也。則人君所以感之者可知矣。然又以爲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何。天下人生殺勞逸。惟吾命。所命

豈有不和。不平之處。而奉命惟謹中。稍有不能帖然之處。則君所以感之。本於肺腑隱微。而乖戾之氣。深中於物情。上達於天象。而肆出於山川草木之類。皆民心。不和平之徵。而必自君心之和平。有以開其端。而究其變。則人君所以感之者。愈可知也。虞書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又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明乎犯一己之不樂。民不樂。犯百姓之不樂。己不樂也。商頌曰。既和且平。周雅曰。終和且平。商以祀先也。必合天下之和氣。而後可以

事親。周以求友生也。必通上下之性情而後可以
眎民。則唐虞三代之所以感天下者。皆可知也。漢
唐宋以後。亦知感人以仁義。而感以多欲之心。亦
知感以禮樂。而未能教化。至於有餘而後出之。譬
之父母憐其少男女。亦思安其嘔笑。樂其性情。而
未能迎養其稚弱。未成進退。不能自主之幾。而驟
責之以成人之理。一有不合。日操責長男之事。以
隨之。有不涕泣昏惰。不知其適從。而頽然無用者
哉。始於用鼓舞之權太急。而不以幾微之生意。與

之相感發也。此人君不得和平於上。天下人不得
和平於下。而失乾坤悅兌艮之意。并失兌艮自悅
之意矣。然則廢干戈。捐刑罰。以與天下啍啍。然後
可以感人而致和平歟。則吾所謂天地以雷感萬
物者何歟。而且何以治天下也。吾還以易明之。雷
在地中復。而其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
夫一陽生於下。勢之至微者也。惟生意鬱勃其中。
不能自闕。則於陰氣濃厚中。而油然動一朕兆。卽
可以我一念之動。爲天地初開之始。爲天地造命。

爲吾心養幾。爲萬物養和。雖有干戈刑罰之事。而必不肯失吾乾坤迎養少男女之意。夫然後天下有咸其拇。有咸其腓者。咸其股。咸其脢者。有咸其輔頰舌者。而惟四爲吾之心。不可言咸。則知吾心有鼓舞之大權。常懷震懼之心。以出之。而天下人之心。忘其忻與戚。而一出於懼。以生動其精神也。斯以爲和平之至而已矣。昔子羔別人而不怨。以有憂人之色。夫一介之士。惟其憂人。而人忘其剜肌割膚之痛。而親其色。而况於天子乎。况於聖人乎。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人知身處天地中。與萬物俱出入。而不知其係屬之處。迺在幾微要渺之間。返觀近取。而天下之理不外吾身而得之。何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中有生氣。爲之萌動。進來。萬物之所繇出也。夫萬者。天下之散辭也。有有氣而無質者。有質而無知者。有知而無識者。有知有識而不能自善其用者。皆物也。皆天地生氣所寄。而何可聽其散處。散則無統。無統則亂。爲之求其所聚。則還就天地之生氣。

與萬物俱出入者求之。有受天地之氣。而不著於氣。不物於物者。不逐散而居。而散者不能外焉。是則其統一之宗而已矣。先儒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先識仁。而一體之說。可得而竟矣。仁者。人也。人有五官百骸。是名爲人。豈獨仁者有之。惟仁者知人官之卽我官。人骸之卽我骸。未也。逐流而翱翔。其流無極。執末而揣挈。其未必舛。安在人官骸之我官骸哉。惟仁者知我官之卽人官。我骸之卽人骸。人不一。而我則至一矣。人之官骸不

一。而我之知則至一矣。一知炯炯。昭於其中。而周於其外。任天下之紛綸雜沓。而莫不可以靈明相取。所謂心也。故又曰。仁。人心也。仁者。天下之聚辭也。然先天地而後萬物何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始者氣之所本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生者質之所成也。天地虛位。而以乾坤爲用。故乾坤有始生。而萬物有氣質。萬物有氣質。而是生知識。至萬物各載一氣質知識。而天地之力已殫。而天地之心無窮。人以天地之心爲心。而後以萬物之命

為命。故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成位乎其中。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地萬物大父母。而仁者其宗子也。豈虛說哉。言萬物不言民何也。物者辭之大凡也。言民而物之數不備。舉萬物而民之事始全。天地之間。如風如霆。皆有氣而無質。雨雪霜露。以及金木水火土穀之屬。皆有質而無知。鳥獸之動。旁至跂息蠃蠕之微。皆有知而無識。凡任天地之驅使。受天地之繁滋者。皆物也。而實皆以備有知有識者之用。則百姓者。物之最靈者也。被天地之

生氣最厚。而多厚則多恩。多恩則多怨。昔數有不齊。則怨天地。情類有不合。則怨萬物。於是百姓與天地萬物。判然為二。舉天下之人。皆與天地萬物。扞格而不相合。而乾坤之體。破碎極矣。仁者出而合之。凡庶徵之。愆伏。五行之消長。鳥獸草木之不一。若其天。皆引為性命之缺陷。而不敢安。蓋惟其眎人我為一。故眎天地萬物皆無二。有仁心而有仁政。仁政行而民氣樂。民氣樂而和氣興。和氣興而天下無不仁之物。天地始無不仁之眚。仁者始快

然無餘憾也。曰吾以全吾體也。今夫人之一身。首之髮。不可以萬計。身之毛孔。亦不可以萬計。然牽一髮而首爲之覺。撓一膚而衆體爲淒然。則雖髮皆吾首而毛孔皆吾身可也。斯非天地萬物一體之說哉。言仁者而不言帝王。則又何說耶。帝王治天下之法。一以吾道治之。而不可恃其治天下之權。不可有以我治天下之心。自謂帝王。謂我治天下。則理藏於中。而有氣雜之。我所以仁萬物者。或求勝於萬物。而不合其本來之生氣。氣。水也。天下之萬類。皆浮物也。水太盛。而物之大小畢浮。而畢竟大小之物。不能化而爲水。抱仁者之心。而無求勝萬物之意。則氣化而爲志。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而天下之大。咸化而爲我矣。然則遺乎我而求之物。以爲仁歟。此又向者孔子之所非也。孔子不云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者。體也。欲立欲達者。己體之自知也。立人達人者。由己以知人也。知如日然。光明之體在我。無物不受光。而無物爲我用光之物。但用其知於人。而仁有簡擇不

起其知於己。而仁無本原。有本原。無簡擇。而日之
所以照萬方。帝王之所以仁四海。其理一而已矣。
是故天至仁而有日。但以氣生萬物。而不自有其
氣。氣有所受。而光有所奪。則食之者至。帝王之心
仁而有知。但以氣生萬物。而不自有其氣。氣有所
屬。而明有所蔽。則亂之者生。日食則晦。心亂則私。
而天地萬物。亦何一體之有哉。始知子貢博施之
說。正以仁求勝於萬物之失。而不善養其知也。能
近取譬之說。不第教以仁。而竝教以知矣。故帝王
之學。先致知。而自能仁。識仁。而自能與天地萬物
爲一體。

山西榆社知縣九十一翁慎庵吳公墓誌銘

乙亥

左子令秦韓。皇皇敬老。吳公以八十八翁。顧新令於辟呬之館。韓萃山水。多大年。昔無過公者。左子方以尊經之學。約韓諸生。公之子孝廉。又相質經義。常辨問樂。忘身為吏。所交其父子間者。三年而公卒。孝廉以狀。因其戚衛文部。問銘公幽者。於余。公初祖晉。滎河人。為元將者。洪武初。遷河西。韓土門里。始有吳。曰道名者。始可系。曰岩曰經曰學曰纓曰景陽。而公景陽之三子也。曰永圖。惟懷其字。

生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十有一日。九歲受小學界嵐梵人。十二歲。卽從其父蜀鹽課所。選受易遂寧黃莪江氏。知其大義。又四年辛酉。自蜀歸。爲諸生。自爲諸生。而文章之事。無與衡者。文使者徐魯源氏。三冕其邑。至令合試別郡邑。凡四。皆冕。王衷白先生圖。方諸生。以文章雄於耀。公與雁行。擅二圖稱。公之學。旣名於昔。而卽以丙子舉鄉。己丑爲山西榆社知縣。邑疲。公廉且愛。爲起其宿弊。以寬和政養之。均徭。甦驛。興教。出沈冤。百姓咸父母懷之。

三年。直指兩薦聞。而或以其過信民窮。廉無爲。令考下者。嗟乎。令父母百里。如以擊爲威。巧爲才。善迎人意者。不計百姓。將百姓血肉脂髓。枵然無復有。而令之才華聲譽。且滿人耳目間。不知於天子寄儒生。民社意如何。何益天下治亂數。而廉則安得無爲。信民窮。安有過。公以是受過。豈不痛哉。榆民牽衣捧足泣。而公之衣物屣屨。以一夫擔入者。一夫擔出。且翻然歸著書。又自呼農逸者四十餘年。至崇禎八年乙亥卒。年九十有一。嗚呼。是所謂

有道仁人耶。余令韓之次年。大旱。求高山深淵。初
雩諸靈潭。雨。靈潭之泮。爲昔令馬公渠。猶從土人
問其省。溉效禊二亭趾。今頽不可見。然其地猶存。
余樂之。欲以祿築臺。效蘇子瞻超然故事。歲歉。恐
勤民。未遑。過茲。則公竹園也。又旱。又雩於橫山。雨。
自茲常旱。亦常雩。而凡雩未嘗不繇靈潭。而橫山。
公居實在靈潭之西。橫山之東。以故每繇公居。未
嘗不瞻拜長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有焉。君子
謂余今日銘能已乎哉。公學有本。而泊其嗜欲。躬

以行之。薦紳先生言其生平。未有愠色。戾辭。而獨
居二十年。無媵婢之奉。又好誨人。邑之學者。多以
慎庵先生爲歸。孝廉君亦未外有師。卒十月朔。而
前一日。猶爲諸孫析疑義。朔晨。猶逍遙於門。與農
笑語。夕而卒。仁人息焉。公則息矣。雖欲不以公爲
有道仁人。不可得也。公元配王孺人。繼配倪孺人。
子二。從楷。儒官。娶王。從栻。卽孝廉君。娶張。女一。適
邑諸生焦嶧。早卒。皆倪出。孫男六。孫女三。重孫二。
王孺人早卒。葬其先兆之次。倪孺人亦先公卒。葬

河東北。今葬公河東北。倪孺人耐。昔寇苦秦。孝廉
亟葬事。王孺人耐有待也。昔崇禎乙亥歲十二月
朔有八日。余爲之銘。銘曰。學以靜。仁則在中。仁在
我。祛梵之空。守絕物。拒慾之攻。氣內生。壽考厥躬。
橫山絕巔望崆峒。矯首而東爲水宗。濂水之干禮
此翁。

讀是篇終。但有誌失銘及閱集中。又有銘而失
誌者。玩之則語意類甚。或者錯簡未可知耳。
因附入以俟存者。
姪司樞識

衛孺人薛氏墓誌銘

甲戌

孺人薛姓。肥城簿薛公懋勳次女。世居韓城之南
隅里。母賈姓。年十有六。歸于衛。佐夫子爲諸生讀
書。舉於鄉。成進士。理雒陽。拜侍御史。以侍御公貴。
兩封孺人。公名景瑗。天啓乙丑進士。山西道御史。
余師也。余師自拜侍御史。惟念父封公。春秋高。求
歸就養。不得。奉天子命。代狩畿。孺人自京師歸。界
以將父職。孺人克承。值孺人次子暨次婦夭。哭之
病。一年遂卒。年四十有七。孺人三子。抱苦持狀。泣

謁余曰。孺人將葬。請銘。余辭之不可。余師門下士。又令茲。曷敢辭。讀所爲狀。孺人孝婉得舅姑歡。姑程早世。事繼董如姑。且戒家人曰。舅老矣。安繼。孝惟以繼見。自敕曰。婦不孝。子安得孝見。噫。豈婦人之言哉。侍御公諸生。皆好讀書。率以午夜。孺人勤績。聲相將。理雒陽。退食。輒詢所察獄。皆有恤刑以刼告。衣物無算。獄多人。將成。公有憂人之色。孺人詢。則厲容曰。恤刑爲客。顧安所得許多衣物。以累多人。公意解。釋多人。侍御皆。每詢曰。御史言官。今

日有何言。拜畿南命。孺人歸。別曰。御史天子重臣。代巡狩。必力爲之。又曰。老父菽水。予任也。勿憂。余聞其言而悲。嗟乎。天下人俱有鬚眉。欲言不肯言。與不敢罄者何量。但自爲功名計。有憂人心。而未能確然行之者。選選也。閨門之內。乃有孺人哉。余師學得其正。一言與動。準古大臣。請養不遂。每見余說。爲流涕。人莫不折其忠孝天性。而知孺人與有左右耶。聞女子昔。一老嫗持金珠至其家。售遺失去。孺人獲。使追還之。孺人卒。後四日。舅封公亦

卒。病垂絕。又戒兒與婦曰。勿怠爾祖。又素教兒嚴。至以杖。好義。急親戚之急。與諸姑和。撫諸甥。皆有恩。置姬無介色。紀內政。一蔬一縷。咸有法度。易所謂中饋貞吉者矣。孺人生萬曆十五年 月廿八日巳昔。卒崇禎六年八月十有八日辰昔。四丈夫子。長人禱。邑學生娶侍郎解公經傳孫女。次士禱。邑增廣生娶經歷李條女。俱先孺人卒。孺人哭之病者也。次見禱。邑庠生聘給事中解公經雅孫女。次昔。禱聘侍郎解公經邦孫女。三女子長適解。次適薛。次字解。孫女一。茲四月十有九日葬。孺人紫金山之原。昔崇禎七年也。銘曰。生也孝。以茲死。人倫之淑。其眎諸此。望。率如。淑所止。

蘿石山房文鈔卷三 終

大清乾隆五年二月開雕

從玄孫光勗恭錄並校

邑後學趙起彬 參閱

此書其詞清麗其理學政亦復具
金匱要略卷之四。此書以經脈人
脈。其詞清麗其理學政亦復具
脈。其詞清麗其理學政亦復具

